



黃英雄

民國37年11月10日

台灣嘉義市

學歷／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研究

經歷／導演、編劇

現職／編導

作品／急診室風波、明天是新年、四次元的劇
本、幻想擊出一支全壘打、台北車站、閹
雞

「台北大劈棺」的創作理念

黃英雄

每個人在不同的崗位上，必須在不同的時期接受各種試鍊，這種不可避免的歷程正是提升我的大好機會。問題是在激烈的心靈撞擊中，必須懂得如何作最正確的「抉擇」。正確無誤的選擇會使得結果產生正面的效果；反之則將掉入永無休止的糾葛與混亂中。「台北大劈棺」正是爲了詮釋「抉擇」的作品，藉用莊子試妻的故事將劇情在當今的台北延展開來，事實上人性的本質卻不分今昔，刁鑽的思維以抉擇作分水嶺，鋪述了它的前因和後果。而思緒卻也有多重的意義，因此劇中的電腦或電動玩具也扮演了重要角色。抉擇的前提是懷疑，它可能帶人進入毀滅的深淵；但從另一角度來說它也是生命的另一種動力，個中奧妙端看個人的認知了。

台北大劈棺

曾經車禍受傷一直懷疑自己失去生殖能力的莊岳明，忽然發覺妻子莉莉懷孕了。莉莉的表哥輝良平時對莉莉照顧體貼，又熱心引薦莉莉去銀行上班，使得岳明不得不懷疑兩人的曖昧關係，但當岳明的老闆也是大學同學秦茂暴斃後，他卻在現場找到妻子遺留的BB扣。再加上秦茂的妻子琳達的慾戀，岳明也開始懷疑莉莉暗中和秦茂交往。為了追查真相，琳達建議仿效當年在學校演過的話劇「大劈棺」來探知這個謎。

但這一切使岳明心驚膽戰不已，兩次的劈棺情節卻有不同的結局。尤其喜好電動遊樂器的岳明，更因而掉入電腦程序中的「選擇」掙扎。一個古老的戲曲故事融合了前端的電腦思維再加上亘古不變的人性，交揉出一件弔詭迷離直指人性的懸疑悲喜劇。

悲的是人永遠活在一種懷疑而難以抉擇的深淵中；喜的是必須歷經這些過程才能體會到喜悅的真相。

人物簡介

一、莊岳明：男，大學時期演過大劈棺舞台劇，但沒想到劇中的情節竟在自己的生活中重現，相同的情節卻引發不同的結局。

二、田莉莉：女，岳明之妻，接受表哥建議至銀行上班，她懷孕的消息不但未帶來歡悅，反而因岳明的懷疑而走向悲情。

三、琳達：女，岳明的同學，也是第一次的女友，但熱情的秦茂出現後她立刻投入他的懷抱。看似花癡卻極富心機。

四、秦茂：男，岳明同學，長袖善舞，不但贏取了琳達芳心，畢業後岳明更成為他的屬下，雖如此卻不知自己活在別人設計中。

五、羅輝良：男，莉莉表哥，在銀行上班，溫文儒雅，略帶邪氣。

六、老金：男，電動玩具店的老闆。

七、老人：男，似平凡又似智者，很熟悉但又離得很遠的人物。

八、莊巧萍：女，岳明妹妹，回來找哥哥是為了借錢。

九、劉立中：男，巧萍丈夫，被動無主見。

十、堂叔：葬儀社老闆。

十一、舞者：三、四人

十二、抬棺者：四人

第一場

時間：過去的夢境

地點：似夢似幻的未知時空

人物：岳明、老人

佈景：半明半暗的舞台背景是深黝不可測的空間。中上、右上及左上舞台各有一個階梯盤旋而上，其他則空無一物。

幕啓：在詭異而沉重的音樂聲中，幕緩緩拉起。在煙霧瀰漫中三個階梯呈現的是極其後現代，但從某個角度來說又是觀眾相當熟悉的。但由於盤旋而上的階梯直上雲霄，不免讓人感到一種不可預計的惶恐。

△延續著幕啓的音樂及燈光的變化，舞台呈現如夢似幻的空間，四周不時傳來各種動物的叫聲。

△岳明從右舞台上，他似乎是被什麼恐懼的東西追到此地，從他惶恐的表情來看，顯然不知身處何地。

△岳明望著三個形狀完全不一樣的階梯，露出茫然無依的神色，他走向左舞台的階梯，上了兩步覺得不妥又退了下來。

△岳明此刻面對了一個必須選擇的問題。正在為難之際，左舞台 上來了一位老人。

△老人的裝扮似中似西，非古非今，但却給人一種親切信賴的感覺。

△岳明見狀大喜，急急迎上。

岳明：老伯，請問我在什麼地方？

△老人困惑地望著岳明，似乎覺得這個問題很笨。

老人：這是每個人都會經過的地方……

岳明：（苦笑）那其他人呢？

老人：有的在你後面，有的已經上了階梯。

岳明：那是通往那兒？

老人：每個人都會去的地方……

岳明：難道不能不去嗎？

△老人搖搖頭，逕自點菸抽起菸斗，並望著尚未熄滅的火焰，直至它熄滅。

老人：火焰上揚，水流直下……

岳明：什麼？

老人：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事，不是嗎？

△岳明似懂非懂，但顯然這並非他想知道的。

岳明：我只希望知道，我現在在什麼地方？

老人：很重要嗎？

岳明：我想我只是想回家……起碼家給我安全感。

老人：那你應該往上去……

岳明：可是我是從另一邊來的。

老人：哈……別忘了是因為有這一邊才有另一邊，如果站在高處看就沒有分別了。

岳明：你是說我一定要上去？

△老人點點頭。

岳明：可是那一個階梯才是正確的？

老人：很難說什麼是正確的，我只能告訴你，每個階梯上面都是一種神奇。

岳明：我必須作一個選擇嗎？

老人：選擇有時候還真困難，不是嗎？

△岳明認真地端詳三個階梯，終於下了決定，他堅毅地走向左舞台的階梯，緩緩循梯而上。

△老人抽著菸斗，逕自呵呵地笑著。

△轉場音樂起

△燈暗

第二場

時間：第一場夢境之後的第三天——

人物：琳達、岳明、抬棺人四人

地點：秦茂辦公室

舞台：左上舞台是一張黑檀木的辦公桌，其後是一張真皮的高背椅，右舞台是一組高級的沙發。看來這是一間董事長辦公室，一般辦公室的擺飾一應俱全。只是此刻卻蒙上一股滯悶的氣氛——。

△燈亮時，觀眾可以發現舞台中央停放著一口棺木，琳達扶棺哭得死去活來。

△岳明站在琳達後面，頻頻安慰她。

△四名抬棺工人一聲吆喝後，抬起棺木走出，從右舞台下。

△琳達更是呼天搶地——

琳達：秦茂……你就這樣丟下我一個人，叫我怎麼活……

△琳達近乎歇斯底里，腳下一軟，岳明快步上前扶住了她。

岳明・琳達……妳要節哀——

琳達・為什麼……？為什麼他說走就走？岳明……你告訴我……為什麼他說死就死？

△岳明扶琳達至沙發坐下，並倒水給她喝。

岳明：他原本就有心臟病，昨晚大家喝了點酒，他說有事要回公司看看，沒想到我早上來上班就發現他死在座位上。

琳達：我不相信……我不相信他永遠不會回來了——

岳明：我也不相信，可是事實擺在眼前。我和秦茂不但是同學又是死黨，這種事我也無法接受。

琳達：以後我該怎麼辦？

岳明：公司的事我會替妳照應，不管怎麼說秦茂在我最潦倒的時候叫我到公司來，我絕對不會坐

視不管……

△琳達似乎冷靜了不少，她拿出菸來，岳明立刻替她點燃。

琳達：也許你不知道，當年是我要秦茂叫你來公司幫忙的。

△岳明訝異地望著琳達。

琳達：別忘了，你們二個是同時認識我的！

岳明：大學的事好像已經很遠很遠了——

琳達：不！對我來說永遠都是像昨天的事。

岳明·琳達——

琳達·是你先追求我的不是嗎？為什麼後來你放棄了？

岳明·我……我覺得秦茂比較適合妳！

琳達·懦夫——

岳明·我是有自知之明，秦茂能力好有才氣，妳瞧妳現在身上穿的衣服、戴的珠寶，這是我永遠無法給妳的。

琳達·只有這些理由嗎？

岳明·我——

琳達·你曾經說過我很艷麗，我不知道這是褒獎還是嘲笑？

岳明·琳達，別說這些！我還要送秦茂的棺木去殯儀館！

琳達·正確地說……你只會逃避我的視線，或者是我不屑讓你去愛？

岳明·現在先別談這些好嗎？一切都過去了——

琳達·是的！一切都過去了——未來呢？岳明，我們可以重新開始嗎？

岳明·別這樣，秦茂昨晚才死……

琳達·那又怎麼樣？我們本來就已經分居，只是別人不知道而已。

岳明·（訝異）爲什麼？

琳達：他外面有女人……難道你也被矇在鼓裏？

岳明：不會吧？

琳達：（苦笑）其實我常常在這間辦公室找到一些女人的小東西。反正我也不在乎了——

岳明：妳是說秦茂帶女人到這兒幽會？

琳達：有一次還差點被我逮著，我們因此吵了一架，他把我打得遍體鱗傷……從那次以後，我再也不管他了。

△岳明惶恐地望著四周，突然在地上的檢到一個BB扣。他若有所思然後將BB扣交給琳達
……

岳明：這BB扣也許是秦茂的……

琳達：我知道他從不用扣機的，這一定是那個野女人丟在這兒的……

岳明：這麼說……昨晚秦茂也是跟一個女人在這兒……那女人也許知道秦茂怎麼死的……

琳達：別再想這些了，現在不是常說人要往前看，不要往後看嗎？

△琳達突然抱著岳明，岳明有些慌亂無措——

岳明：琳達——

△轉場音樂起——

△燈暗

第三場

時間：第二場之後的第二天清晨

人物：莉莉、岳明

地點：岳明臥室連客廳

舞台：右舞台是一張床，左舞台是一組沙發。上舞台是梳妝台。看得出這是一間中上水準的臥室，一般臥室家屋該有的陳設都有了。但為顯現小康家庭，左舞台的客廳擺設與右舞台只是簡單的一牆之隔。

△燈亮時岳明似乎已在床沿坐很久了。他神態沮喪地望著熟睡中的莉莉，輕輕嘆了一口氣。

△氣氛始終缺乏一股生生之氣，縱然有些色調是偏火熱的黃紅，但感覺得出那是刻意的偽裝與呈現。

△鬧鐘突然以最尖銳的聲音劃破寂靜的清晨。

△莉莉翻了身，很快醒來——按停鬧鐘鈴聲——

莉莉：幾點了？

岳明：妳不是一向調六點的嗎？

莉莉：可是你一向都八點才起床，我以為睡過頭了——

△莉莉下床，走入右舞台換衣服。岳明依然在思索一些問題。

岳明：四點鐘醒過來後，就睡不著——

△莉莉邊穿衣服從右舞台走出。

莉莉：你好像心事重重，發生什麼事？

岳明：秦茂死了——

莉莉：啊？

△莉莉一時愣在原地驚訝得說不出話來——

岳明：昨晚死在辦公室……

莉莉：太可怕了，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？

岳明：醫生說是心臟麻痹……就這麼簡單，一個生命就這樣結束了——

莉莉：你一定很難過……你應該告訴我的——

岳明：妳和秦茂也很熟，只是太突然，我不忍心讓妳受到驚嚇——

莉莉：大家都是朋友，何況他是你的老闆，難道你想瞞我一輩子？

岳明：死……是一種很奇怪的感受，昨天還好端端地站在你面前，但現在卻什麼也不存在了——

莉莉：突然變得多愁善感了？

岳明：死也許不是很可怕的事，但留下來的問題卻讓人惶恐不安——

莉莉：到底怎麼了？

岳明：莉莉，妳說琳達死了，琳達該怎麼辦？

莉莉：琳達那麼美，我不敢替她說什麼，可是……你到底想說什麼？

岳明：如果琳達以前有個男朋友，那他們現在在一起，妳覺得怎麼樣？

莉莉：這太不應該了吧？秦茂才死吶，這未免也太迫不及待了？

△岳明欲言又止，有點坐立不安。

莉莉：其實你說琳達我一點也不意外，她太外向了。她不是那種賢妻良母型。

岳明：我們在談論的應該是人性不是外形。

莉莉：相由心生，不是嗎？坦白說，如果是我，我絕對不會像琳達一樣。

△莉莉已換好衣服，抓起皮包往外走——

岳明：莉莉，其實妳不用那麼早去上班……

莉莉：（不耐煩）你也知道，要不是輝良透過各種關係，我怎麼可能去那家外資銀行上班？早點

去，給上司一個好印象嘛，何況我還得擠公車呢——

岳明：莉莉，有件事我要告訴妳！

莉莉：什麼事？

岳明：琳達要把公司的業務全交給我……並且要我擔任總經理的職位——

莉莉：真的？那恭禧你了——對了，等那天我們都有空，一起慶祝一下！

岳明：不！不要，這樣做對秦茂太不公平了——

莉莉：隨便你……我走了——對了，這幾天有事別找我，我的BB扣昨天掉了——

岳明：什麼？

△岳明尚未完全反應過來時，莉莉已經離去。

△轉場音樂起

△燈暗

第四場

時間：回憶過去唸大學的時空

人物：老金、岳明、琳達、秦茂

地點：餐廳連電動玩具店

△承上場的音樂，下舞台在暗場時的布幕正放映著電腦遊戲的開機程序。終於電腦螢幕上出現了ABC三種選擇。

舞台：銀幕緩緩升起時，舞台立即呈現了吵雜的人聲。這是一間像咖啡廳的小餐廳，左右舞台放

置了幾台電動遊樂器。中舞台和左舞台是幾張西餐廳常用的桌椅，此刻是用餐時刻，座無虛席。

△岳明與琳達正在右舞台興高采烈地玩著電動玩具。

△電動玩具店的老闆老金從內端飲料給客人後，緩緩走向二人。

老金：你們兩個要點些什麼？

岳明：我不餓，琳達你呢？

琳達：我也不餓，待會兒再說——

△老金望了望電動玩具店的畫面。

老金：你的紀錄還沒人破呀？

岳明：所以戰勝自己是最困難的——

△此時秦茂從左舞台上，他一眼就看見三人——

秦茂：老金，給我一份快餐，也順便給他們兩人各一份。

岳明：秦茂，我不餓……

秦茂：少來啦，都快一點了，你自己不吃不要緊，可別讓琳達也跟著你挨餓——

△岳明有點尷尬地望著琳達。

琳達：秦茂，無功不受祿……

秦茂：放心！這回我是有求於你們——來！坐！

△秦茂招呼二人在近桌坐下，無意中望了電動玩具的螢幕一眼。

秦茂：岳明，你打得不錯！不過你應該嘗試第二種玩法！

岳明：第二種會比較難嗎？

秦茂：目標是一樣，也許只是過程不一樣……

琳達：能不能說得具體一點——？

秦茂：就像我們三人一樣，你們兩人在一起是一種組合，我跟琳達也可以是一種組合，當然……

我跟岳明在一起那又是另一種組合了——哈……

△秦茂大笑，岳明和琳達有點不悅，但正好老金端三盤特餐放在三人面前。

秦茂：（自我解嘲）這快餐可真的很快——

岳明：你剛說找我們有什麼事？

秦茂：你知道我剛接了戲劇社社長，而且我也決定要排演一齣戲！

琳達：好，沒問題，到時候我們一定去捧場——

秦茂：不！我要你們兩位去演戲，而且是演男女主角。

岳明：別開玩笑了，我不是那種料！

秦茂：你也許不是，但琳達是！

琳達：哦？我真的可以演嗎？

秦茂：當然，第一眼看到妳，我就知道妳是屬於舞台的，既然我接了社長，又是導演，我當然不能埋沒妳！

琳達：我不確定我能不能演，不過如果岳明不演，那我也沒戲唱！

秦茂：我早知道妳會這麼說，所以我要你們兩個一起演，這下妳無法推辭了吧？

岳明：你到底要我們演什麼？

秦茂：大劈棺！

岳明：莊子弑妻的故事。

秦茂：不錯！

岳明：那你要我演……？

琳達：莊子！

琳達：那我呢？

秦茂：妳當然是演田氏！莊子的妻子——

△岳明與琳達訝異的表情

△轉場音樂起

△燈暗

第五場

時間：第四場之後的兩個月

地點：劇場舞台上

人物：秦茂、琳達、岳明、舞者三人、堂叔

△暗場時，略似平劇的音樂節奏響徹舞台。

舞台：燈亮時，幽暗的燈光下舞台呈現一種無底的黝黑。似乎從渾厚的黑暗中能嗅出一股死亡、孤寂與悲痛的氣息。

△中舞台兩長櫈上停放著一口棺木。

△在急鼓譟譚中，四名舞者身穿著白色素衣，揮動水袖從左舞台上。

△舞者隨音樂的律動，舞出了一種猶豫、掙扎和痛苦的情慾。在最終的關頭舞者終於作了一種選擇。在其他三名舞者下台後，琳達飾演的舞者突然從地上撿起一把斧頭，她杏目怒睜，嘴咬髮髻。正欲揮斧朝棺木砍去！

△秦茂突然從左舞台大喊，並走出——

秦茂：停——燈光……

△燈光打得通亮，眾人困惑地望著他。

琳達：幹嘛？我們排得好好地，幹嘛叫停？

秦茂：琳達，這不是你的錯……

△秦茂逕自走向右舞台，將愣在翼幕旁的岳明拉出。

秦茂：你怎麼還站在這兒？

岳明：要不我要站那兒？

秦茂：我的天呀！都快演出了，你還沒搞懂你的地位？你看過劇本沒？

岳明：有呀！

秦茂：這是大劈棺的主戲吧！莊子詐死，田氏爲了情夫劈棺取腦，請問你現在是什麼角色？

岳明：死人！

秦茂：好！你是死人，現在那邊又有一口棺材，你說你該在那兒？

岳明：吔……我應該在後台！

秦茂：（沒好氣地）那待會兒劈開棺材後，你該怎麼上台？

岳明：你……不會要我真的躺在裏面吧？

秦茂：難道你希望看到死人站在棺材外面的嗎？

琳達：秦茂，慢慢跟他說嘛——

秦茂：拜託，這是排戲嘛！演員要有犧牲的職業道德嘛！

岳明：可是這口棺材實在跟真的一模一樣！我……

秦茂：廢話，是我向一位在葬儀社工作的堂叔借的！爲了逼真嘛——

△一名舞者跑上舞台

舞者：導演，外面有人找你！

秦茂：我現在沒空——

舞者：他說是你堂叔，有要緊的事——

秦茂：我堂叔？這麼快就來收錢？叫他進來……

△舞者點頭離去

秦茂：看到沒？這棺材租金一天是三千元，看在錢的份上各位認真點嘛——

岳明：秦茂，我……怕會搞砸了，我根本就不是演戲的料。

秦茂：你放心！我對你有信心。

岳明：對我有信心？

秦茂：其實我覺得你只要把自己演好就行，你不覺得你跟這劇中人很像嗎？

△岳明訝異得說不出話來

琳達：別廢話了，我們到底排不排？

秦茂：排！當然要排，我只不過向他分析角色的心理狀態罷了！

△琳達上前安撫岳明

琳達：岳明，別氣餒，再怎麼樣都要熬過去。

岳明：我只是突然感覺渾身不舒服……

琳達：（摸他額頭）感冒了？

岳明：沒有……也許是那口棺材的感覺……

琳達：那是心理作祟！聽我的話，你先躺在裏面，聽到急促的鼓聲，就把棺蓋推開！

秦茂：對！然後你要突然站起來……

岳明：那……我站起來之後呢？

秦茂：（沒好氣的）你好好地想，如果你太太偷人，你會怎麼樣？

岳明：我——

琳達：別開玩笑了，岳明，你站起來這一幕就結束了。好，咱們就位了——

△在琳達的安慰下，岳明走向棺木旁，他望著陰森的棺木有點猶豫。

△此時堂叔上，正揮手招呼秦茂……

堂叔：秦茂……

秦茂：待會兒再說，這一幕就剩一點點……

△岳明想打退堂鼓，但見琳達鼓勵的神色，只好硬著頭皮面對棺木。突然他又想起……

岳明：秦茂，這棺材的位置正確嗎？

秦茂：好吧！把它往前抬一下……幾個人過去幫幫忙——

△眾人扶起棺木立直，岳明掀開棺蓋，從裏面倒出一具屍體——

△眾人大叫

秦茂：叫什麼叫？

△秦茂轉向堂叔

秦茂：堂叔，你怎麼沒告訴我，你也幫我準備了這麼逼真的道具？

堂叔：你以為我為什麼來找你？我是來告訴你，你抬錯了棺材——

△秦茂望著屍體，大聲叫著——

秦茂：啊——

△轉場音樂起，震撼的旋律延續著剛才的恐懼。

△燈暗

第六場

時間：第五場之後的一星期

人物：岳明、琳達、秦茂、莉莉、輝良、老金

地點：餐廳連電動玩具店
舞台：同第四場的場景

△幕起時，秦茂與琳達正在桌子兩旁喝咖啡，不知談論到什麼有趣的事，兩人笑得前俯後仰。

△四周的客人零零散散，顯然不是用餐的時刻。莉莉和輝良從右舞台的遊樂器離去，正好與從左舞台上的岳明擦肩而過。

△岳明看見秦茂在琳達耳邊細語，一副親暱的模樣，他正欲轉身離去，但秦茂已發現了他。
秦茂：岳明——來，喝杯咖啡——

△秦茂上前拉岳明，岳明無奈坐下。
岳明：我不想喝，我只是……進來看看有沒有人破我的紀錄。

△岳明逃避著琳達的目光，快步走到電動玩具旁。
△琳達略略為尷尬地至岳明身後——

琳達：秦茂說他有兩張演唱會的票，所以……

岳明：很好呀！你們一起去，總不至於兩張票可以三個人進去吧！

秦茂：我本來要買三張的，可是從演完戲後就一直見不到你，你到底在搞什麼？

岳明：沒事……我去打工……

秦茂：岳明，說真的，我帶琳達去聽演唱會，你不會介意吧？

岳明：不會……其實我反而覺得你們很……「速配」！

秦茂：真的？什麼時候你有這種想法的？
△岳明尷尬地玩弄遊樂器的搖桿。

秦茂：琳達，妳聽見沒？岳明說我們很「速配」！

琳達：那我們走吧！
△琳達負氣地抓起上衣往外走。

秦茂：吔，等我呀……哦，岳明，我們走了，琳達——

△秦茂隨後追去，兩人從左舞台下。

△岳明欲追又止，有點憤怒地將上衣丟在電動遊樂器上。

△老金從左舞台上，收拾桌上的杯子。

老金：嘟？怎麼你一個人？

△老金過來瞧著遊樂器上的紀錄。

老金：你的紀錄被打破了……

岳明：我知道……世上沒有永遠的勝利者。

老金：怎麼了？心情不好？好了，上次你演戲演得真好，沒想到我會去看吧？

岳明：一切都結束了……

老金：曲終人散這是有一定的道理，不過你願意可以再演一次呀，就像這遊樂器，只要投錢，永遠不會結束。

岳明：人好像注定永遠勝不了這機器。

老金：不對！不對！這機器是人設計的……

岳明：這麼說……是我們作繭自縛？沒事搞個機器來嘲弄自己？

老金：你今天情緒不大對哦，是不是跟女朋友鬧翻了？

△岳明不答，逕自投幣玩起電動遊樂器。

老金：其實機器本身只是機器，困擾你的應該是過程。

岳明：什麼過程？

老金：算了，我們談談你演的那齣戲吧！你是男主角吧！

岳明：原本我不知道莊子為什麼要殺田氏，現在我好像明白了——

老金：哦？大劈棺好看就是那場戲嘛！

岳明：真的都是女人的錯嗎？

老金：你說的是誰？

△岳明因在思索問題，遊樂器上的遊戲很快就結束了。

岳明：沒什麼……

老金：你有點心神不寧，要不要喝杯什麼的？我請客！

岳明：老金！如果事情不是這樣，而是另一種可能……

老金：你到底在說什麼？

△岳明往口袋掏錢，但發覺連個硬幣也沒有。

岳明：老金，能不能借個硬幣？

老金：還要玩？

岳明：我突然想試試這第二種玩法是什麼？

△老金掏出幾個銅板給他。

老金：嗯！有可能會替你帶來好運……但是別太著迷，剩下的給你坐公車。

△岳明望著走下左舞台的老金，然後望著手上的銅板，猶豫半晌，終於將一枚銅板投人。

△岳明聚精會神，慎重地按下了第二種玩法。

△此時輝良與莉莉又急急從左舞台上，兩人似在尋找什麼。終於輝良在岳明的腳下找到一個B B扣。

輝良：找到了——莉莉，找到了——

△輝良的動作影響了岳明——岳明有點惱火——

岳明：你這人怎麼搞的？

△莉莉上前攔在二人中間。

莉莉：對不起，我掉了B B扣在這兒……

岳明：妳害我這次搞砸了——本來我還想創造新紀錄的……

輝良：看到沒？這新紀錄就是我的傑作——

岳明：你？

莉莉：輝良，你不是還要趕家教嗎？

輝良：哦，對！那我先走了——

△輝良向岳明作了一副鬼臉，逕自從左舞台下。

莉莉：對不起，我賠你幾個銅板，順便向你道歉！

岳明：這個新紀錄是妳男朋友打的？

莉莉：他不是我男朋友，他是我表哥——

岳明：哦？

莉莉：你也喜歡打電動玩具？

岳明：我不確定喜不喜歡，也許無聊吧！

莉莉：對呀！我就覺得你們男生最無聊，起碼看電影就比打電動玩具有趣。

岳明：妳叫莉莉？

莉莉：你認識我？

岳明：妳表哥剛叫過妳的名字。我姓莊叫莊岳明。

莉莉：（笑）我們這樣算認識了吧？再來……你是不是要約我了？

岳明：吔……這……也許吧！可是今天不行！

莉莉：（笑）為什麼？

岳明：要我說實話？還是說假話？

莉莉：兩種我都想聽聽……

岳明：說假話是我下午還有課，說實話是我沒錢……

△莉莉笑得前俯後仰。岳明尷尬。

莉莉：如果我請客呢？

△岳明驚訝地望著莉莉。

△轉場音樂起

△燈暗

第七場

時間：第二場之後的晚上

人物：琳達

地點：停屍間（或以劇場舞台呈現）

舞台：與第五場相同，但棺木停放可略為修正。

△燈亮時依然延續著快節奏的音樂，像國樂但也有西洋樂器的旋律風味。

△在半明半暗中，琳達以近乎舞蹈或平劇身段的方式快步走上舞台。

△琳達對四周的漆黑與陰森感到恐懼，但背後卻有股力量支配著她。琳達一陣掙扎，提起勇氣，拿起手上的大斧，慢慢逼近棺材——

△舞台背後傳來一聲貓叫，琳達嚇得跌坐地上，她連滾帶爬遠離棺木。

△半晌沒有動靜，琳達又提起勇氣再次接近棺木。

△琳達喘息聲愈來愈急，她終於下定決心，杏目怒睜高舉大斧朝棺蓋劈去——
△棺蓋掉落地面，琳達衝上棺木旁，望著棺內冒出的煙霧，發出淒厲的叫聲——
△轉場音樂起

△燈暗

第八場

時間：第七場之後的第二天

人物：岳明、琳達、巧萍、立中

地點：岳明臥室連客廳

舞台：與第三場的佈置相同。

△燈亮時，岳明坐在床沿沉思。琳達從左舞台入內。

岳明：啊？琳達，妳怎麼來了？

琳達：門沒關好，所以我……對了，莉莉不在！

岳明：她去上班，來，這邊坐！（兩人在沙發就座）

琳達：怎麼樣？

岳明：一切都辦妥了，葬儀社的人說明天就可以火化了。

琳達：謝謝……岳明……這回如果沒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……

岳明：這是我應該做的……

△岳明表情怪異，欲言又止。

琳達：怎麼了？

岳明：有件事我覺得還是該讓妳知道……

琳達：什麼事？

岳明：葬儀社的人說……昨晚好像有人撬開過秦茂的棺木！

△琳達驚訝的表情，但極力強自鎮靜……

岳明：他們是要替他換衣服才發現的，照理說又沒有什麼陪葬品會引來盜棺的人？

琳達：現在呢？

岳明：他們還問我要不要報警……？

琳達：這種感覺很奇怪，不是嗎？

岳明：啊？什麼？

琳達：以前在學校我們演過的那場戲……

岳明：妳說大劈棺？（苦笑）那是我一生中最難堪的時候……。

琳達：你還恨我。

岳明：（搖頭）一切都過去了……

琳達：我承認那時候秦茂給了我一種截然不同的感受，也許我是被他的熱情迷惑了。

岳明：他始終比我有辦法，他可以給妳我永遠無法給妳的！

琳達：你說錢？

岳明：我了解我自己，任何事到我手上，我始終無法處理好……

琳達：但我覺得你的表現一直很好呀！

岳明：可是我好像永遠無法獨當一面……

琳達：我知道你想說什麼，但是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麼單純，你……真的了解秦茂嗎？

岳明：我……？

琳達：你看到的只是他的一面，坦白說秦茂的經濟一直有著危機。

岳明：可是公司營運一直很正常呀！而且不是把錢投資在一筆土地上嗎？

琳達：他也是這麼對我說！

岳明：那……又有什麼問題？

琳達：你記得秦茂脖子上常掛著一把鑰匙嗎？

岳明：（點頭）我們一起洗三溫暖的時候，我看過！那把鑰匙對他好像很重要，他從來不離身的！

琳達：對！因為那是金庫的鑰匙——
岳明：糟了，鑰匙還在他身上……

△岳明話未完，見琳達手上拿著那把鑰匙，岳明大駭。

岳明：妳……鑰匙怎麼會在妳手上？我記得……

琳達：不錯！是我昨晚劈開棺材從他頸上取下來的……

岳明：為什麼？

琳達：因為我要打開金庫……他死了，現在是我當家，不是嗎？

琳達：你說呢？愈想忘記的事愈是會困擾我們……

△琳達依偎在岳明懷中，岳明惶恐不已——

岳明：別這樣……我……

琳達：其實你也一直忘不了我不是嗎？

岳明：別這樣，要是莉莉回來……

琳達：你真的愛她嗎？我是局外人，看得可比你清楚，莉莉跟她表哥走得可真近——

岳明：妳……別胡說！

琳達：記得你剛娶她不久，你出車禍住院的事嗎？

岳明：妳想說什麼？

琳達：那天，我以為你已經出院了，所以我就來這兒找你，結果只有他們兩人在家……

岳明：那……又不代表什麼……

琳達：也許我不該說，可是我敲了半天門，他們才來開門的……

△突然傳來敲門聲，兩兩人同時一驚。岳明將琳達急急推開，前去應門。

岳明：誰……誰呀——

△進來的是一對年輕夫妻——劉立中與莊巧萍。

巧萍：哥，你在家？我跟立中正好經過這兒，順便進來瞧瞧，沒想到你正好在家……

△巧萍瞧見琳達……

巧萍：咦？有客人？

岳明：是公司的老闆娘……琳達！跟你介紹一下，這是我妹妹莊巧萍，妹婿劉立中。

琳達：妳好！

巧萍：妳好！妳是我見過最年輕的老闆娘——

△琳達笑著，然後起身告辭。

琳達：岳明，喪禮的事你多費神，我還有事我先走……

岳明：我送妳——

△巧萍與立中竊竊私語，指指點點二人背影。

△岳明再度入內時，立中立即迎上。

立中：大哥，剛剛提到喪禮，是誰死了？

岳明：她丈夫——

立中：啊？這麼年輕就守寡了？

△巧萍在沙發上發現一把鑰匙。

巧萍：咦？這把鑰匙是誰的？

岳明：拿來，那是琳達的丈夫的——

巧萍：這是什麼地方的鑰匙？還弄個項鍊？

岳明：是公司的金庫鑰匙！琳達忘了帶走——

△巧萍與立中訝異的表情，把鑰匙還給岳明。

巧萍：哥，大嫂呢？

岳明：她……上班去了——

巧萍：哦……原來是這樣……

岳明：幹嘛？

巧萍：沒事……哥，那個叫琳達的，對你好像滿不錯的！

岳明：我們是同學，對了，你們先坐會兒，我把鑰匙送回去……

立中：大哥，不用了，我們……

岳明：有事嗎？

△立中求助的眼神望著巧萍。

巧萍：最近股票套牢……想向大哥借點錢——

△岳明訝異地望著二人。

△轉場音樂起

△燈暗

第九場

時間：第八場之後的夢境

地點：未知的空間

人物：老人、岳明

舞台：舞台的場景與第一場相同。三個不同形狀的階梯在煙霧迷濛中顯得弔詭而神祕。

△幕起時，岳明沮喪地坐在左舞台的階梯下，似乎他剛爬完高山回來一樣累得說不出話來。

△老人悠哉地從左舞台上，他走到中舞台才發覺坐在階梯旁的岳明。

老人：咦？是你？你又回來了？

岳明：你早知道結果的，不是嗎？

老人：哈……這很重要嗎？

岳明：我說過了，什麼事情到我手上都會搞得很糟，現在我甚至連判斷是非的能力都沒了——

老人：有句話很適合你……

岳明：什麼話？

老人：你是一張還沒發行就害怕貶值的鈔票！

岳明：你說得很對！我覺得我好像不屬於這個世界，只要有我參與的事一定不得善終……

老人：別把秦茂的事搞在一起！

岳明：你也認識他？

老人：哈……其實每個人都會選擇一個階梯，誰也不能例外！

岳明：不會每個人都像我一樣倒楣吧？

老人：不要激動！你應該用另外一種角度來看這件事。

岳明：另一個角度？

老人：階梯也是都是一樣的，但每個人的過程和感受都完全不一樣……

岳明：其實……我真的很想知道秦茂他究竟在想什麼？

老人：唉……世上的事總是必須一再重複，然後才能從中得到一點教訓，不是嗎？

岳明：我還是無法理解，因為我覺得我愈來愈孤獨，所有的人離我愈來愈遠……

老人：孤獨讓你惶恐嗎？

△岳明傷感地點頭。

老人：其實你不孤獨！低頭看看，不是有個影子一直陪著你嗎？

岳明：影子？

老人：哦……不只影子，往心裏頭瞧瞧，應該還有另外一個影子，如果你都看見了，還會孤獨嗎？

岳明：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

老人：你不是孤獨，你是困惑和懷疑——

岳明：那我該怎麼辦？

老人：有時候相同的事件常因不同時間的感受而會有不同的結果。

岳明：所以你說要從另一個角度去看每件事？

老人：你慢慢開竅了……

△岳明抬頭望著右舞台的階梯——

岳明：這……又是通往什麼地方？

老人：你可以試試看……就像你玩電動遊樂器一樣，選了A以後，總希望也嘗試一下B的玩法！

岳明：我真的可以作第二種選擇嗎？

老人：當然可以！每個人每天不是都得面對各種抉擇嗎？你現在有什麼想法？

岳明：坦白說……我很好奇！又有點恐懼——

老人：哈……那是因為你自己不知道為什麼要作這種選擇！如果你是出自內心的了解，就不會恐

懼了——

岳明：對！我好像從沒想過這個問題！

老人：哈……所以你才會來這兒呀……

△老人逕自抽菸斗，緩緩走入霧中——

老人：去吧！上面的世界等著你呢——

△岳明似懂非懂，像被催眠般地往右舞台的階梯上走去。

△轉場音樂起

△燈暗

第十場

時間：第九場之後的第二天

地點：病房

人物：岳明、莉莉、輝良、醫生、巧萍、立中

舞台：場景佈置與第三場一樣。但卻多了一些醫院常見的佈置，在潔淨中透發出一股寒意及特殊的刺鼻藥水味。

△燈亮時，手肘包著綑帶的輝良正替床上的莉莉蓋好棉被。莉莉似乎傷勢不輕，此刻尚在昏迷之中，輝良關懷地望著她嘆息。

△匆匆的脚步聲中，岳明從左舞台上。

岳明：莉莉——

△岳明焦急地衝上前，但輝良攔住了他——

輝良：岳明，別吵她！醫生說她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充份的休息——

△岳明突然一把抓住輝良，手上的公事包落地。

岳明：怎麼會發生這種事？

輝良：我們……我們一起去拜訪客戶，沒想到半路突然衝出一輛大卡車，為了閃避它，車子就衝

下斜坡。

岳明：斜坡？你們去那兒？

輝良：去……陽明山——

岳明：你不是在銀行上班嗎？去陽明山幹嘛？

△岳明將輝良推開，輝良踉蹌著步伐——

輝良：有個大客戶想貸款，我陪莉莉去他的別墅拜訪，誰知道……

岳明：都是你……要不是你，莉莉今天怎麼會發生這種事？

輝良：我知道從一開始你就一直怪我爲什麼要介紹莉莉去我們銀行上班……我也是一番好意嘛……

岳明：是你煽動她出去的，她本來是個很稱職的家庭主婦……。

輝良：是她說在家很無聊，我是她表哥，我能不能幫忙？也正好銀行有個缺，所以……

岳明：你以爲我養不起她？

輝良：岳明，你說到那兒去了？

△岳明正想說什麼，正好醫生從外入內，岳明焦急迎上。

岳明：醫生，我太太要不要緊？

醫生：你是……？

岳明：我是她先生——

△醫生望望岳明和輝良，表情困惑。

醫生：哦？我以爲他是她先生……

△醫生的話使得輝良尷尬不已。

輝良：我是她表哥——

醫生：哦，是這樣？！（對岳明）你太太很幸運，除了腦部有輕微撞擊要觀察三天之外，其他一切都沒事。

岳明：真的？謝謝你……

醫生：照理說，這種比例是很小的——

岳明：什麼？

輝良：醫生的意思是車子撞得稀爛，人卻毫髮無傷，這種幸運的比例是很小的。醫生：哦，不！我的意思是，她沒有流產是一件相當幸運的事。

△岳明的表情訝異不止，輝良則神色不定。

醫生：（困惑）咦？你這種表情好像是第一次聽到這件事？

岳明：你是說……我太太她……懷孕了——

醫生：（笑）我知道了，她一定是想給你一個驚喜，這種遊戲我看得太多了。

岳明：懷孕？這怎麼可能？

醫生：什麼不可能？這種事男女在一起，很自然地就……算了，這種事不用就會的。

△醫生逕自至床邊為莉莉診視。

△岳明眼神望向輝良，輝良有點惶惶不安。

輝良：岳明，恭禧了，你要當爸爸了——

△岳明突然甩開了輝良伸來的手，氣氛突然又尷尬起來。

輝良：岳明，你……你怎麼了？

岳明：你走吧！我想一個人靜靜……

輝良：好吧，那我先回銀行，別沮喪，醫藥費我會來想辦法……

△輝良匆匆從左舞台下，醫生望著輝良的背影，不服氣地走到岳明身邊。

醫生：你這個朋友我不喜歡——

岳明：怎麼了？

醫生：現在都全民健保了，醫藥費還要他想辦法。

△岳明不答，只是沮喪地思索著問題。

醫生：要當爸爸了，應該快樂一點！說真的，我還滿羨慕你的。

△醫生又回床區為莉莉檢視，沒有注意到剛才那句話似乎刺傷了岳明。

岳明：（喃喃）羨慕我？

醫生：好了，一切都正常，我待會兒再替她換一瓶點滴。

△醫生欲走，臨行前又轉頭對岳明。

醫生：我幫她初步檢查是沒問題，但出院後希望你還是要按時帶她去婦產科檢查。

岳明：為什麼？為什麼你會羨慕我？

醫生：（尷尬無奈）因為……我不能生育！

△醫生不理會岳明的訝異，逕自從左舞台下。

△岳明緩緩走向床邊，望著床上的莉莉半晌，若有所思地坐在床沿。

△床上的莉莉緩緩醒來。

莉莉·岳明……

岳明·莉莉？妳醒了？

莉莉·我怎麼在這兒？

岳明·妳忘了？妳和輝良發生車禍，這兒是醫院——

莉莉·對……好可怕，那輛大卡車從小路衝出，然後我就不知道了……

岳明·醫生說妳是大難不死，他還說妳……

莉莉·怎麼了？岳明，我不喜歡這裏，快帶我回去——

岳明·莉莉，妳還記得我們剛結婚不久，我曾一個人騎機車摔倒……

莉莉·（苦笑）我們倆都是大難不死，不是嗎？

岳明·那時候，醫生曾對我說……（語塞）

莉莉·我知道，要你注意安全對嗎？沒想到他猜錯了，他應該對我說的。

△岳明因莉莉搶白，把真正想說的話又嚥了回去。

岳明·不！醫生說……妳懷孕了——

莉莉·你知道了？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隱瞞你。對了，醫生還說了什麼？

岳明：沒事……

莉莉：我知道你不喜歡我工作，但我也爲了這個家，現在不多賺點錢，等孩子生了，會很辛苦的。

岳明：不要再說了——

△莉莉正訝異岳明怎會如此憤怒，巧萍和立中匆匆從外人內。

巧萍：大嫂——要不要緊呀？

莉莉：巧萍？不礙事——

立中：我們聽到消息立刻趕來，但是妳也知道台北的交通實在是……

岳明：你們兩人來得正好，我公司裏還有點事，莉莉先交給你們照顧——

△岳明頭也不回地往左舞台下。

巧萍：喂——大哥——

立中：氣氛好像不對哦？

△突然BB扣的呼叫聲響了。巧萍與立中分別看自己的扣機。
立中：不是我的。

巧萍：也不是叫我的，那一定是大嫂的——

莉莉：我的扣機掉了——

巧萍：那……

△巧萍轉身發現岳明遺留的公事包。打開後關掉扣機。並開始檢查，找出了——一把鑰匙——

巧萍：這是大哥的皮包——

莉莉：拿來我看一看——我記得他沒有BB扣的——

△巧萍將皮包交給莉莉，莉莉困惑端詳著鑰匙。

莉莉：這是什麼地方的鑰匙？難道……？

△莉莉順手拿起扣機，一按號碼，驚訝得說不出話來。

△此時岳明又匆匆入內，他一把搶過皮包和鑰匙。

岳明：對不起，我忘了公事包。

△岳明提著公事包轉身欲走，莉莉又喚住他。

莉莉：等一下，你還忘了鑰匙——

△岳明回頭，見莉莉手上拿著一把鑰匙。

岳明：把鑰匙還給我——

莉莉：這把鑰匙是那裏的？

岳明：是公司的金庫——

莉莉：金庫鑰匙？它怎麼會在你手上？

岳明：我現在是公司的總經理，為什麼不能在我手上？

△岳明近乎咆哮地上前，搶過鑰匙。

莉莉：它原本應該在秦茂脖子上的……

岳明：妳怎麼知道？

莉莉：我見過，因為秦茂也是我們銀行的貸款戶。

△岳明似乎挨了一拳，突然顯得沮喪不已，緩緩舉步往外走去。莉莉又喚住他——

莉莉：等一下——

岳明：還有事？

莉莉：我丟掉的BB扣為什麼會在你的皮包內？

岳明：這BB扣真的是妳的？

莉莉：你 在那兒撿到的？

岳明：妳自己應該知道，我會在那兒撿到！

△岳明恨恨地離去，留下眾人驚愕的神情。

△轉場音樂起

△燈暗

第十一場

時間：第十場之後的第三天晚上

人物：岳明、琳達

地點：海邊

舞台：皎潔的月光下，海洋反射著晶瑩的亮光，沙灘上的木麻黃被海風吹得呼呼作響，與渾厚的海浪聲交織成一種天成的聲樂。

△燈亮時，琳達與岳明像散步的情侶緩緩走在沙灘。

琳達：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？

岳明：我不知道……我現在心亂如麻——

琳達：事情總要解決的，你已經好幾天沒回去了，這樣也不是辦法……

岳明：那B B扣是莉莉的，那表示那天晚上她去找秦茂？

琳達：她有承認嗎？

岳明：我沒問她——

琳達：岳明，別把事情搞得那麼複雜，過去的我們都不要追究了——只要你跟我在一起——

岳明：她還知道秦茂掛在頸上的鑰匙……

琳達：怎麼可能？除非她跟他……？

岳明：為什麼？妳說……他們為什麼會在一起？

琳達：也許你應該問她的！

岳明：問她？語言是最不真實的，不是嗎？

琳達：你要知道真相，只有一個方法。

岳明：什麼方法？

琳達：記得我們演過的那齣戲嗎？

岳明：大劈棺？

琳達：對！你可以再演一次莊子，只是這一次的田氏要由莉莉來演。

岳明：妳要我詐死？可是這跟我想知道的有什麼關連？

琳達：你剛不是說語言是最不真實的嗎？但是如果這是她的内心話就很真實了。

岳明：内心話？

琳達：只有躺在棺材裏詐死，你才有機會聽到這件事的真相。

△岳明默默不語，琳達從後抱住了他。

琳達：我只是給你建議，做不做你自己決定。只是當了解到真相時反而是最難堪的事。

岳明：不錯！我一直錯怪了輝良，以後見了他，倒真的很難堪。（推開琳達）

琳達：你認為莉莉肚裏的孩子是秦茂的？

岳明：我不知道，但可以確定的是絕不是我的！那場車禍之後出了一點意外，醫生宣佈我再也不可能生了。

琳達：哈……秦茂的個性就是玩世不恭，連死後都開了我們這種玩笑。

岳明：我的運氣始終那麼背？什麼倒楣的事都加在我的身上。

琳達：別忘了那都是我們自己選擇的。

岳明：自己的選擇？

琳達：我選了秦茂，你選了莉莉。

岳明：妳呢？後不後悔？

琳達：坦白說……當你面對兩道喜歡的菜時，實在很難只選其中一盤。

岳明：可是妳必須作選擇！不是按A就是按B，或者按C，妳不能同時按兩種選擇。

琳達：對！所以我選擇了秦茂。正如你說的，他才能給我想要的東西。但是結婚的第二天我就後悔了——

岳明：這麼說，秦茂是A，我是B？

琳達：（笑）你在說什麼？

岳明：沒什麼……我只是想起常作的一個無聊的夢。

琳達·夢見什麼？

岳明·樓梯……一直往天上盤旋的樓梯！

琳達·那上面是什麼？

岳明·我想不起來……有時候很模糊，有時候又很熟悉，對了……好像可以看到海……海邊有兩個人在說話……。

△海浪聲掩蓋岳明的聲音，琳達訝異的表情望著岳明。轉場音樂起——

△燈暗

第十二場

時間·第十一場之後的第二天

人物·岳明、老金、少女

地點·餐廳連電動玩具店

舞台·置景與第六場相同，但就是缺少了原先那種熱鬧的氣氛。

△燈亮時，餐廳的照明設備似乎暗淡了許多。

△岳明從左舞台緩緩走上，他有一種近鄉情怯的尷尬，環顧著過去熟悉的裝潢。

△岳明走向右舞台的電動遊樂器——他緩緩地撫摸著外殼，像是面對多年未見的好友。

△老金從左上舞台緩緩走向岳明。

老金：是你呀？

岳明：老金！好久不見了——

老金：可不是……好多年了……

岳明：（掏出錢給老金）這是還你的……

老金：幾個銅板你還放在心上？

岳明：唸書的時候只有你對我最好！今天路過這兒，突然有種強烈的慾望想見你——

老金：哈……除了見我，大概也忘不了這部遊樂器吧？

岳明：（苦笑）紀錄早被人超越了。

老金：這種型的早就淘汰了，他們一直要換新的，是我堅持不換的。

岳明：為什麼？

老金：你忘了？你還有一種玩法還沒玩呢？！

岳明：對！我是該試試看的！

老金：那你就玩吧！身上有銅板嗎？

岳明：有……

老金：這回你好像有備而來？

岳明：我希望這回能找到答案……

老金：答案？你想知道什麼答案？

岳明：我不知道，當人無助的時候總希望能有什麼可以攀附的東西。
老金：但那絕對不是答案，對嗎？

△岳明一臉茫然。

老金：好了，你自己玩，你想喝點什麼？

岳明：給我一杯咖啡好了——

老金：好……一杯咖啡……

△老金緩緩走入左上舞台。

△岳明聚精會神地打電動遊樂器。此時燈光轉換為更為明亮。

△一名少女端咖啡從左上舞台出，至岳明身邊……

岳明：老金……第三種玩法好像最難吧——

△岳明轉頭見陌生少女端咖啡給他。

岳明：咦？妳是誰？老金呢？

少女：老金？老金已經死了好幾年了——

△岳明訝異的表情，轉場音樂起

△燈暗

第十二場

時間：第十二場之後的第三天黃昏

人物：莉莉、岳明、琳達、輝良、巧萍、立中、抬棺四人

地點：海邊

舞台：置景與第十一場相同，相同的木麻黃呼呼作響聲，交織著大浪的聲音。但今日雖然是黃昏——卻不時傳來淒厲的哀號聲。

△燈亮時，莉莉跪趴在岳明的屍體上，大聲哀號。輝良則頻頻安慰。

△琳達則與立中、巧萍站在一旁商議著什麼。

莉莉：岳明呀——你怎麼會走上這條路——你叫我一個人怎麼活……

輝良：莉莉，別傷心了，妳要節哀——

莉莉：岳明他……一定是被人害死的——

△莉莉突然起身對著琳達。

莉莉：是妳！一定是妳！

琳達：莉莉，妳要冷靜點！我幹嘛要害死岳明？

莉莉：我不知道，但我的直覺告訴我，他的死跟你有關！

琳達：跟我有關？哼！我還懷疑是跟你有關呢！

莉莉：妳在說什麼？

輝良：莉莉，別激動，反正等法醫檢查過就知道死因了。

巧萍：對呀！法醫和檢察官怎麼還沒來？

立中：我剛打了電話，人都下班了——

巧萍：那怎麼辦？難道要我大哥躺在這兒一個晚上？

輝良：是呀！琳達，這到底怎麼回事？

琳達：我還不太清楚，我只是要向他拿回公司的金庫鑰匙，結果他就像瘋了一樣往海裏跳——

輝良：怎麼會這樣？

琳達：我已經打電話叫人送來一口棺材，再怎麼說我不會讓他挨寒受凍的！

△此時兩名工人模樣的人抬來一口棺木，並將岳明放入棺中。

莉莉：岳明——

△莉莉哭嚎著撫屍慟哭，其他人也七手八腳地上前幫忙。

△工人以釘子輕輕釘下薄板，莉莉哭得更大聲了——

輝良：這麼說……這棺材要放到天亮了？

琳達·不錯！而且我們最好有人在這兒看著。

輝良·妳的意思是要在這兒守靈？

琳達·在場的各位不是岳明的親戚就是朋友，替他守靈也是應該的！這樣好了，我們分成三組……

△話未完，兩名工人已嚇得快步離去。

立中·我也算嗎？

琳達·現在在場的人都有份——

立中·那……我和巧萍一組！

輝良·我和莉莉是同事又是表兄妹，我跟她一組。

琳達·那我就一人一組了？沒關係，那就由我開始，第二組十二點來接班，第三組三點來接班！

巧萍·那我們第二組好了——

輝良·我沒意見！

△巧萍示意立中急急離去。

△輝良扶著傷心欲絕的莉莉準備離去，忽然又想起什麼。

輝良·琳達，別逞強，如果妳願意，我送莉莉去旅館後，再來陪妳。

琳達：不用了，謝謝你，反正我孤獨慣了——

△莉莉表情複雜地望了琳達一眼，這才在輝良的扶持下離去。

△天色不知何時已經轉暗，天際是一輪皎月，映照著大海粼粼波光。

△海風似乎更強了，吹過木麻黃的聲音像是一種淒厲的控訴。

△琳達掏出一些冥紙，一陣強風吹來，飄舞在天空——

△轉場音樂起

△燈暗

第十四場

時間：第十三場之後的當夜十二點

地點：旅館房間（一）

人物：立中、巧萍

舞台：左舞台是一張床，右上舞台是簡陋的沙發和一組單調的梳妝台。雖然稱不上舒服但生活起居該具備的東西倒也一應俱全。就像一般小鎮上的旅館陳設，空氣中始終凝聚著一股令人不舒服的霉味。

△燈亮時，立中正在沖泡一杯茶。而巧萍則坐在床沿凝思。

立中：這爛旅館真小氣，放兩包茶包怎麼夠，也沒有三合一的咖啡包。

巧萍：立中……先別喝茶，你過來我有事跟你说——

立中：什麼事？

巧萍：你知道我爲什麼選第二組？

立中：妳當妹妹的一點心意嘛！只是妳大哥也太不夠意思了，錢還沒借我們就死了，現在還得替

他去守靈。

巧萍：你錯了，其實我是發現了一個祕密，一定要搶在我大嫂之前——
立中：什麼事那麼神祕？

巧萍：以前我媽有個大鑽戒，大概有三克拉！

立中：哇噻，現在大概值個百萬元吧？！

巧萍：以前我吵著要，說什麼也不肯給我，剛剛我發現戴在大嫂手上。

立中：（洩氣）那又怎麼樣？妳總不至於要我去偷吧？

巧萍：不必偷，現在那顆鑽石就等着我們去拿。

立中：在那兒？

巧萍：在棺材裏。

立中：什麼？在棺材裏？

巧萍：噓——小心隔壁有耳。剛剛她扶大哥的屍體入棺時，那顆鑽石正好掉到棺材內，她現在戴的只是一個戒台。

立中：妳別開玩笑，那要拿鑽石豈不是要打開棺材？那對大哥多不敬？

巧萍：你懂什麼？人死了一了百了，何況他跟我兄妹一場，他不會計較的！

立中：不是啦！這實在太恐怖……

巧萍：你真沒用吧！難道你要那顆鑽石就這樣永遠陪著大哥？大哥也用不著呀！

立中：她？我們可以等火葬後再去找呀！

巧萍：說你笨你還不相信？火葬場的工人眼睛可厲害，還輪到你去找？何況莉莉如果也發現了，

你想那顆鑽石還有我們的份嗎？

立中：好！就這麼決定，但是你們是兄妹，所以由妳去開棺，我把風！

△巧萍訝異的表情

△燈暗

第十五場

時間：第十四場之後的當夜一點

地點・海邊

地點・琳達、岳明、立中、巧萍

舞台・置景與第十三場相同。只是四周顯得更淒迷，夜更深了。

△燈亮時，琳達與岳明坐在棺木上抽菸。

琳達：你始終無法把分配到的角色演好！

岳明：妳不知道躺在裏面裝死的滋味多難受。

琳達：在學校演戲時，你也是老喜歡站在棺外。

岳明・琳達……坦白說，我已經開始後悔了……

琳達：上次你也是這樣，你不能老是把戲演一半呀……

岳明：我懷疑這麼做真正的目的是什麼？也許答案我們早就清楚了……

琳達：如果莉莉和秦茂真的有關係，你說是爲了什麼？

岳明：我……我不知道……

琳達：不要逃避了，會想跟秦茂在一起的女人通常都只有一個目的——錢！

岳明：我不相信！

琳達：坦白告訴你，秦茂最近向銀行貸款了兩億元，我不清楚他怎麼做的，可是我確實知道他已

經將這些錢買了無記名債券。

岳明：妳怎麼知道？

琳達：他酒醉的時候告訴我的，我還知道他把債券鎖在金庫內，這就是為什麼他一直把鑰匙掛在頸上的原因。

岳明：這麼重要的東西，妳還一直放在我這兒？

琳達：如果我連你都無法信任，那這個世上再也沒有人可以讓我信任了——何況只有鑰匙能讓人說實話！

△琳達的柔意使得岳明感動不已，岳明不覺牽起她的手……但他卻突然想到什麼。

岳明：不對！如果莉莉是爲了錢，爲什麼秦茂死了，她沒有拿走鑰匙？

琳達：這……也許她根本不知道那是金庫的鑰匙！

岳明：可是——

△岳明正想說什麼，突然傳來腳步聲——

琳達：有人來了，快——快躺下——

△岳明匆匆躺下棺中，琳達蓋好棺木時，巧萍與立中正好從左舞台上。

琳達：你們似乎來早了？

巧萍：我們覺得過意不去，畢竟他是我大哥，我想多陪他一會兒！

琳達：好！那我回旅館休息了——

立中：喂！他還好吧？不……我是說四周沒什麼異狀吧？

琳達：你如果怕，我可以替你守靈！

立中：怕？誰說我怕？

巧萍：是呀！就算岳明現在從裏面爬出來，他也是我們一家人嘛！琳達，妳回去休息，辛苦妳了

△琳達笑笑從左舞台下。

巧萍：她走了！趕快動手……

△立中立刻把身上一小袋工具掏出，交給巧萍。

巧萍：你這是幹嘛？

立中：咱們不是說好，我把風，妳開棺！

巧萍：吔，起碼你也該幫我把釘子撬開呀！

立中：我就知道妳從來不照約定……

巧萍：少囉嗦——

△兩人提著工具走向棺旁，雖然陰森的氣氛籠罩海邊，但一股貪慾使兩人咬牙撬棺。

立中：咦？棺蓋好像被撬開過吔！

巧萍：那……會不會是琳達？

△兩人迫不及待掀開棺蓋。用手電筒照著棺中，突然立中大叫——
立中：啊——

巧萍：你幹嘛？

立中：我好像覺得他在對我笑——

巧萍：他跟妹婿打招呼是應該的……（突然狠狠打立中）不要開玩笑！你想把我嚇死？
立中：巧萍，我看算了，咱們把棺蓋蓋上吧……

巧萍：這樣我怎麼甘心，就算我老媽知道了，她在九泉之下也會不高興的！
立中：賺這種錢實在太痛苦了，何況這鑽石那麼小，待會兒妳怎麼找？

巧萍：我早就想過了，這一點一定要你幫忙！
立中：我？我怎麼幫忙？

巧萍：你待會把屍體扶正，我再來找鑽石！

立中：拜託！妳不如殺了我吧！

巧萍：你放心！我還預備了線香呢！只要我們誠心向他禱告，他不會見怪的！

巧萍：好了，開始動工——

△在巧萍威嚇下，立中幾乎是閉著眼睛將棺中的岳明扶坐而上——

立中：快……快找……

△巧萍以手電筒在棺中搜尋……

立中：找到了沒？

巧萍：奇怪？怎麼不見了？難道是琳達？不可能呀！

立中：既然找不到，咱們快回去吧——（放開岳明）

巧萍：不行！找不到我絕不甘心——

△立中發覺岳明身體在動，嚇得說不出話……

岳明：（拿出一粒鑽石）你們找的是不是這一顆？

巧萍：啊——

立中：啊——

△兩人嚇得拔腿就跑

岳明：喂——巧萍——立中——

△琳達從左舞台上

琳達：你說得不錯，每次你都會把事情搞砸的！

岳明：我只是想幫她找鑽石……

△轉場音樂起

△燈暗

第十六場

時間·同十五場的半夜三點

地點·旅館房間(二)

地點·輝良、莉莉

舞台·與十四場的佈置大略相同，是另外一間的旅館房間。陳設雖然簡陋，但也大致可讓人接受。

△燈亮時，莉莉坐在沙發上低泣。而輝良則心神不寧地來回踱步。

輝良·那這麼說秦茂的死，岳明難脫干係！

莉莉·不！岳明不是這種人，他不是！

輝良·可是妳說秦茂的金庫鑰匙在岳明身上，而秦茂則向我們銀行冒貸了三億元後就被謀殺！

輝良·那是警方爲了辦案，故意發佈的！

莉莉·好！就算岳明有嫌疑，可是他也死了呀！

輝良·對！他死了，但三億元我們必須追回來呀！妳忘了那是我們的責任！

莉莉：（泣）可是……我真的不知該怎麼辦？

輝良：我剛才看見岳明的頸上掛著一把鑰匙，如果我猜得不錯，那應該是金庫的鑰匙！

莉莉：你想做什麼？

輝良：你聽我說，我聽到風聲，那三億元買了公債，於公於私我們都不能便宜了別人。

莉莉：公債？

輝良：只要我們今晚拿到鑰匙，然後就可以取出那三億元公債——

莉莉：可是鑰匙在岳明身上……

輝良：所以我們要破棺取鑰匙！

莉莉：不……不要！岳明剛死，為什麼還要去驚擾他？求求你……

輝良：這是我們唯一的機會！你想想，這麼做也許是幫了岳明的忙！

莉莉：我不懂！

輝良：秦茂既然是被謀殺的，你說……岳明怎麼會無緣無故跳水身亡？

莉莉：他……也是被謀殺的？

輝良：這點很令人懷疑，不過明天法醫來驗屍，一切就會真相大白了。

莉莉：如果他是被謀殺的，那兇手是誰？目的何在？

輝良：兇手是誰我不清楚，但目的一定是為了那三億元。所以無論如何，我們一定要阻止那筆錢

落人兇手的手中。

莉莉：我不在乎那筆錢的下落，我只想知道兇手是誰？

輝良：妳會知道的，但第一件事一定要在今晚拿到鑰匙！

莉莉：可是……

輝良：妳放心！我會在妳身邊，何況岳明若是地下有知，他會諒解妳爲什麼這麼做……

△莉莉想到傷心處，低頭哭泣。

△輝良溫柔地上前扶著她。

輝良：時候不早了，該我們去守靈了，我還得到車內拿一些工具呢——

△轉場音樂起

△燈暗

第十七場

時間：同十六場半夜三點卅分

地點：海邊

地點：岳明、琳達、輝良、莉莉

舞台：與十五場的置景相同

△燈亮時，琳達與岳明又在棺木旁抽菸。

琳達：你平常菸沒抽那麼多的！

岳明：反正我現在已經死了，只有活著的人才必須注意身體健康的！

琳達：別意氣用事，時候不早了，你太太也應該快來了。

岳明：那我先去防風林那邊方便一下！

△岳明快步往左上舞台下。

琳達：岳明，別耽擱太久——

△話未完，傳來脚步聲，琳達一時不知所措，急急將棺蓋扶正蓋好。

△輝良與莉莉手持手電筒從左舞台上。當兩人見到琳達一人獨自在棺木旁時不免訝異不已

……

輝良：咦？琳達？怎麼會是妳？難道巧萍和立中沒有來換班？

琳達：她……他們身體不舒服，所以……

輝良：哦，那辛苦妳了，妳去休息吧！

琳達：她……沒關係，對了，我肚子很餓，能不能麻煩你們去幫我買點東西？

莉莉：妳自己去不是更省事？

琳達：這……其實我的意思是……如果你們願意，我可以替你們守靈——

莉莉：不用了！我知道你以前跟岳明很要好，但別忘了，我是他妻子——

輝良：對！琳達，你走吧！

△此時岳明在左上舞台走出，見三人在爭論，嚇得又躲回暗處。

琳達：那我就留下來陪你們——

莉莉：不用了，琳達，如果妳尊重我們夫妻，請妳讓我單獨跟他聚聚……琳達：這……好吧！那我到防風林那邊，如果有事可以叫我……。

△琳達有點忐忑不安地往左上舞台。

輝良：莉莉，琳達已經走了，我們開始吧！

莉莉：可是拿了金庫鑰匙又該怎麼辦？

輝良：我們立刻去找那些債券。

莉莉：可是爲什麼要我？你也可以呀！

輝良：妳是他妻子，他不會怪妳的……走！不要再猶豫了。

△輝良扶著莉莉走到棺木旁，掏出工具。

輝良：我掀開棺木，妳立刻拿他頸上的鑰匙——

△莉莉軟弱無力地點頭，輝良用工具撬開棺蓋才發覺是鬆動的。

輝良：咦？好像有人打開過了——

莉莉：難道琳達？

△兩人著急合力將棺蓋移開——然後用手電筒照向棺中——莉莉大叫。

莉莉：啊——不見了，岳明不見了——

輝良：怎麼可能？屍體怎麼會不見？

莉莉：我們現在該怎麼辦？

輝良：不要慌，妳先待在這兒，我去問琳達——

△輝良匆匆往左舞台下——

莉莉：輝良……你不要走……不要……

岳明：（O S）莉莉——

△莉莉慌張回頭

莉莉：誰？

岳明：莉莉……妳在找這把鑰匙嗎？

△莉莉回頭見岳明從暗處走出，她則魂飛魄散。

莉莉：你……你……

岳明：我很失望……看來琳達說的全是真的了……

莉莉：你不要過來……你再嚇我，我就……

△莉莉慌張跌倒，她在地上撿到一把螺絲起子。

岳明：我嚇你？是妳嚇壞我了……我沒想到妳竟然是這樣的女人——

莉莉：不要……不要過來——

岳明：妳的目的是鑰匙？好！我成全妳……拿去吧！

△岳明逼近莉莉，但莉莉幾乎已是歇斯底里，在近乎失控的尖叫聲中，莉莉奮力將起子刺進

岳明肚腹。

莉莉：啊——

岳明：啊！妳……

△岳明似乎想說什麼，但已頽然倒地——

△莉莉幾乎已經情緒失控，全身顫抖。當輝良緩緩出現在她面前時，莉莉也不認識他了——

莉莉：你不要過來……

輝良：妳……不認識我了？

莉莉：你是岳明？不……你是他的鬼魂……不！你是秦茂？不！你什麼都不是……

△輝良冷靜地撿起地上的鑰匙……

輝良：乖……莉莉，我們講好……要拿這把鑰匙的……

△輝良將鑰匙掛在莉莉頸上。莉莉又揮舞著起子。

莉莉……你不要過來……

輝良：好！我不過去，不過你殺了人，你應該趕快逃！逃得愈遠愈好！

莉莉：逃……對！我要逃……我殺了人，我要逃……

△莉莉歇斯底里地離去。輝良則一臉冷酷立在原地。

△琳達緩緩從左上舞台的暗處走出。

輝良：結束了！一切都按照我們的計畫。

琳達：莉莉瘋了，警方會在她身上找到鑰匙，但問不出結果的！

輝良：因為三億元的債券早就在我們手中。一切都很圓滿不是嗎？

琳達：是啊！我早就知道，你是這場遊戲的最佳合夥人。只是……

輝良：只是什麼？

琳達：只是立中和巧萍不知該如何向警方解釋，為什麼一只棺材卻有兩具屍體。

輝良：兩具？我只看到一具——

△話未完，琳達掏出手槍槍殺了輝良。

△輝良似乎不敢置信，緩緩倒地。

輝良：爲……爲什麼？

琳達：計畫中你不應該讓莉莉懷孕的！

輝良……我沒有……

△輝良掙扎著想說什麼，但來不及說出就已斷氣。

△琳達緩緩吁了一口氣，整理身上的衣服……

△海浪的聲音和海風愈來愈強。

△東方的旭日正好慢慢升起。

△轉場音樂起

△燈暗

第十八場

時間：第十七場之後的某一天

地點：未知的空間

人物：老金、岳明

舞台：置景與第一場相同，三個不同形狀的階梯依然在煙霧瀰漫中顯得神祕而弔詭。

△燈亮時，岳明沮喪地從右舞台上。他四下張望不見人影，這才嘆氣坐在右舞台的階梯上。

老金：你來了……？

岳明：啊？老金？你怎麼在這兒？

老金：哈……奇怪？你能來，我怎麼不能來？

岳明：對！我真不該這麼問的……咦？對了，你有沒有看到另一位老先生？

老金：他走了——

岳明：去那兒？

老金：他倒沒告訴我，不過你見了我不也等於見了他？

△岳明似懂非懂地點頭。

岳明：（搖頭）現在已經不重要了，就像我們爬過一座山再回頭遙望，剛才的辛勞已經置之度外了。

老金：哈哈……形容得好，那麼一切的真相你都知道了？

岳明：（點頭）我只是不懂，莉莉的孩子……

老金：懷疑是一件相當悲哀的事，為什麼你卻不曾懷疑那是你自己的孩子？

岳明：我？可是……

老金：一個生命該出現在什麼地方都注定好的！就像你現在應該在這兒一樣！

岳明：那一切過程呢？

老金……哈……你說……你剛聽到了什麼？

岳明……笑聲——

老金……嗯！那這笑聲是我笑了以後才有的，或者未笑之前就已經存在？

岳明……我不知道……我怎麼樣才能知道答案？

老金……也許你應該嘗試另一種選擇——

岳明……對！我正是要這麼做！要不然我為什麼會來這兒？

△岳明調整情緒，在老金注目下緩緩走上中舞台的階梯。

△尾場音樂起

△在煙霧瀰漫中燈緩暗

△幕下

△全劇終